

## 废名不废

◆ 东壁逸人

废名与北大机缘颇深,1922年入北大预科,因不善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时局使他几度出入,从学子、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一路走来,费尽了周折。新中国成立后调入吉林大学,任中文系主任、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。

废名早在湖北读师范时,以粉丝身份,与周作人已有交往,那时就有“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”的打算,到北大后,更有机会接触新文学人物,并参加浅草社、语丝社等新文学社团。读的虽是英语文学专业,但对六朝文、唐诗、宋词造诣深厚,求学时文学峥嵘初现,已发表了诗作和小说。人生沧桑几十年,走南闯北数千里,但在文学风格上始终执着于京派,并有“京派文学”鼻祖一说。

废名以写新诗起家,兴来笔致,挥洒成篇,行止有度。当有人指责新诗啰唆时,他反讽道:“我写的新诗,比起随地吐痰来,是惜墨如金哩!”后来的创作涉猎小说、散文,文笔既有鲜明个性,又有突出成就,风格迥异于时代作家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桥》及《莫须有先生传》,以现实荒诞文风被流传下来。他的文风内敛,无论何种文体,都是锋芒不露。在他的作品里,古风气息、禅理佛道、美涩杂陈熔于一炉,给读者以乖戾、奇僻、朴讷、生辣多角度的艺术享受,不喝烈酒者,难以享受废名作品的美感。

学养造就了废名的自负性格,1946年给学生讲课时说:“我对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。”初听觉其狂躁,其实,他们心是相通的。鲁迅在评价废名作品时称“冲淡为衣”,二者惺惺相惜跃然纸上。其实,早在他的卜居京西时,已创作了自传体小说《莫》,被下之琳称为“他自己的《狂人日记》”,两相对照,自有切身体会。

时局的动荡,使废名两度执教于中小学,他是为数不多大学小学都能教的一代名家。在北大退学期间,任教于西山成达中学,抗战爆发后,回乡教小学。在家乡与黄梅禅宗圣地的深度融合,使他和很多民国大家一样倾心佛禅。他吸取众家之长,以佛法传衣走向成熟,与佛机缘渐深,并有自己的佛理《阿赖耶识论》问世。论佛时,为一持己见,不惜与熊十力老前辈“大声争论,忽而静止,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,旋见废名气喘吁吁的走出,但至次日,乃见废名又来,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”。从中足见论佛争佛,也自有佛心的豁达。佛理机缘使他较早进入了“暂借好诗消永夜,每逢佳处辄参禅”的境界。

废名这位怪才,今年离世正好半个世纪。斯人已逝,作品长存。品读作品,揣摩其相,难识其貌,不过周作人给他留有“废名之貌奇古,其额如螳螂,声音苍哑”的画像。

至此废名已了然朗朗,但还有一问未解:废名到底何许人也?这还得从1926年6月10日的一篇日记作答:“从昨天起,我不要我那名字,取一名字,就叫作废名。”写日记的人叫冯文炳,以此来蛻掉26年的壳,也算涅槃后的凤凰。

文人,通过作品展示其才华,作品署名以示对作品所有权。为对读者有先声夺人的效果,多数作者往往署名个意蕴深刻宏大气魄的笔名,而废名竟以“废名”面世,其特立独行在文坛确是异数。

废名留给后人耐人咀嚼意味的作品,卓尔不群的言论,中为洋用的答卷方式,其特立独行之所以能够功成名就,就在于他是废名,正如他的文印一样:废名不废。

自此,废名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。

品若梅花香在骨,人如秋水玉如神。

一千多年前你我无缘,我是那大唐青年才俊崔护,在长安郊外城南庄和你相逢,春酒醉了,信步敲开一户农家的柴扉,向你讨要了一碗水解渴,那一碗清水甘甜如饴,甜到骨里,一下子温暖了我上千年。

只是明年再来时却是人去房空,只看见一个印满桃花的空瓷碗,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细看这空碗,是中原烧制出来的密瓷,让我惆怅不已,离别愁恨缠绕了我上千年。你是谁?是中原美女,还是大唐大宋中原贡品,诞生于大中原的溱洧河畔——遥想当年,炉火熊熊,昼夜不息,货船如梭,商贾云集,那时的隋唐街附近,车水马龙,人声如鼎沸,商户鳞次栉比,瓷器铺铺天盖地,以生产密瓷出名的村镇叫东碗店、西碗店。在商户的吆喝声,各路商贾的讨价还价声中变成了中原最大的瓷器集散市场。当时,水路从清水超化镇胡地上岸,陆路到县衙附近的是西关窑,直奔东、西碗店,白釉、黄釉、黑釉、青釉、珍珠地划花,你的姐妹们成群结队地走上舞台,一展风采,在客商们捧场中,演绎出一场又一场的大唐歌舞《霓虹羽衣曲》。

你生于中原沃土,青釉青如那田野中坚韧如钢丝的麦苗,经过寒冬,抗过冰雪便能收获金黄;白釉如玉,是碎玉淬火后变成的银凤巢;黑釉是地层深处的乌金烧制,是唐宋时代的黑牡丹、黑美人、黑天鹅;黄釉是中原大地上特有的黏土、铝矾土,按不同配比在炉火中实现了华丽转身,乌鸡变凤凰,在能工巧匠手中实现了惊人一跃。经过

## 你在一千年前等我

◆ 王镜宾

选料,堆放加工,炼泥成型,碱水化妆,粉面施釉,写字作画,入窑烧制,普通土石实现了人生戏剧性转折,身价倍增。你在大唐全国市场上架,既有茶具、酒盏、执壶、水注、炉、钵、砚台、盆罐碗盂,也有花盆器皿,进入寻常百姓家,又迈进达官显贵门第,更进入文人赏玩,皇家收藏之列,既是寻常百姓家的小家碧玉,又是大唐王侯将相家的大家闺秀、千金公主,从此作为中原贡品写入唐诗。大诗人白居易写白瓷:“白瓷瓯甚洁,烘炉炭方炽。”皮日休吟道:“素瓷传静夜,芳气清闲轩。”“素瓷雪色缥沫香,何似诸仙琼蕊浆。”张夔吟道:“鸟飞凭无远近,人随流水东西,白云千里万里,明月前溪后溪。”晶莹剔透,如雪似玉。还有许多文人推崇青瓷,这样的诗句灿若群星:“功别明月染春水,轻旋薄冰盛绿云。”“九秋风露密窑开,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用作茶具,文人墨客品茗吟诗:“蒙茗玉花尽,越瓯荷叶空。”“金槽和碾沈香末,冰碗轻筛翠缕烟。”

到了宋代,匠人技师又为你巧施粉黛,让你披上了黄马甲,成为大宋皇室金枝玉叶;给你施红妆,让你沉鱼落雁,犹抱琵琶半遮面;给你披上青绿袍,让你一下子尽吸大宋青山绿水之灵秀,有彩炉,有骑马俑、武士俑、影射,成为宋三彩名扬海内外,成为宋瓷中的仕女人物、山水、花鸟虫鱼画卷。“二八谁家女,临河洗旧装。水流红粉尽,奉送绮罗香。”可把密瓷比作青春美少女,像西施浣纱般美丽动人,令人遐想。

唐瓷向宋三彩转折是一次质的飞跃,是一个里程碑,不但要感谢匠人们的施釉化妆术飞速进步,更要感谢一名先贤改变了烧制技术,这就是唐代大

诗人白居易,——晚唐的他任河南尹时到密州平阴一带视察,发现了当地产的煤,他指导当地人减少木柴,采用发热量更高升温更快的煤炭,减少了百姓对树木砍伐,柴窑转变为煤窑,留住了一方青山,使唐瓷向宋三彩实现了华丽转身。

但是,五代十国之后,宋太祖暗藏私心,以减少浪费反对奢靡为由,关停了西关窑,遣散了工匠,挥鞭驱赶了你,你被迫远走他乡,去了禹州发展起了钧窑,去了西北发展了耀窑,去了江南催生了景德镇瓷都。你像昭君出塞,雁落平沙,大雁和天鹅为你流泪,中原亲人为你哭泣;你像探春远嫁,“别后惟所思,天涯共明月”,让人肝肠寸断,痛不欲生!

正如一首古诗题写:“日日思前路,朝朝别主人,行行山水上,处处鸟啼新。”写出你离家远行的凄苦和离愁别绪。“一别行万里,来时未有时。月中三十日,无夜不相思。”是我对你相思无限,你对我无奈思绪。

你在遥远的天际等我,你在苍茫的世界等我,你在西域的丝绸之路之上等我,你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帆船上等我,让我骑上神雕追风赶月地追回你,让信风来时我的情思如潮,涨上来浮起搁浅的大船追赶上你。你在陆地丝绸之路之上某个遥远的地下宫殿等我,在海上丝绸之路某个海域的水下龙宫等我,那里时光停止流失,运送你的车船变成不老钟,河流可以倒流,我愿顺着岁月之河溯流而上,从黄河入海口回到三江奔流处寻找你,把你揽入怀中,让你伏在我肩上痛哭一场,泪流成河;醉酒一场,乾坤颠倒。

噢!密瓷,千百年不变的红颜知己!



寒江独钓(国画) 桂行创

## 失 衡

◆ 孙道荣

因为急事,准备搭一熟人的顺风车。

熟人的车,就停在路边。这是一条市区主干道,路边划了些车位,供人免费停车。熟人说,位少车多,平时很难得能找到一个免费停车位,有时候,开着车来回回回好几圈,也找不到一个空位子。今天运气真不错,上午过来的时候,只转了几圈,就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空车位。

他在一溜车中,找到了自己的车。路边所有的车位上,都停满了车。

熟人打开车门,我们正准备上车,在我们身后不远处,一辆没有停在车位的车,忽然启动,向我们缓缓驶来。司机从车子探出脑袋,一脸谄媚地问,你们这是要开走吧,太好了,我等了半天,也没等到一个空车位。

熟人瞅瞅他,摇摇头说,不走,我只是从车上拿点东西。说着,“砰”一声关上车门,绕到我跟前说,我们先抽根烟。

那司机见我们没有走的意思,悻悻地将车开走了。

我说,为什么不走啊?熟人冲着慢慢驶离的车子努努下巴,说,我们一走,不是便宜那小子,白捡了一个车位啦。

原来是这样。我无奈地叹口气。抽完了烟,上车。熟人熟练地点火,松开手闸,打开转向灯,准备起步。

可是,熟人突然将车子熄火了。

正疑惑着,只见对面一辆行驶的小车,一打方向,朝我们驶过来。熟人说,他一定是看到我的车启动了,以为我要离开,来抢位子的。这家伙,运气也太好了吧。熟人自言自语地说,你要知道,我早上为了找到这个车位,来来回回绕了多少趟?你哪能运气这么好,一过来就有车位?!

那辆小车见我们的车并没有马上驶离车位,就停在了我们的左前方,看样子,是等着我们驶离。

熟人冷笑了一声,我偏不马上走,你就慢慢等着吧。

熟人干脆将座椅调低,忧哉地躺了下来。我看看手表,对熟人说,我还是打车过去吧。边说,边下了车。

身后传来熟人的声音,再等一会嘛,我马上就走。

可我不想等了,也不想搭你的顺风车了,你就守着你这个来之不易的车位吧。

我办完事回来,看到熟人的车还停在老地方。熟人已经睡着了。从窗玻璃看到,熟人睡得好香啊。

## 《游戏人间》

◆ 紫图

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贾平凹2017年全新散文集《游戏人间》温暖面世。

“为什么活着,怎样去活,大多数人并不知道,也不去理会,但日子就是这样有秩或无秩地过着。”人立于世间,既要面对内在生命的孤独,还要面对外在生命的烦恼。人生是三劫四劫过的,哪能一直走平路?平凹先生睿智豁达,在他看来生命要有乐趣,人活着就要学会自寻欢喜,读书、写作、交朋友、旅行都可以给生命带来这样的乐趣。

《游戏人间》所选篇目无一不是贾平凹先生对生活的体察和思索,富含深意又平谈简达。在他的散文里我们不难发现作家自己的赤子之心,对美感的追寻,对创作作文的态度,更为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心灵来凝眸世间万物,谛听生命的搏动,淡然从容,对生活坦然无畏,用乐而忘忧、苦中作乐的态度。

美事。簌簌的雪花飘落时,好像设了一个帘幕,使自己与庸常的世界隔开一段的距离。寒冷的冬天,把火炉烧旺,听着壶水啾啾地响,看着雪静静地飘。在窗外风的吼叫声中,你更切近地听到的,是火炉里发出的毕毕剥剥的响声,于是心不再荒远,昔日繁华喧嚣的城市便离我远去,昔日百感交集的凡俗远去,心灵变得空前澄澈透明,物我两忘。在“长空雪乱飘,改尽江山旧。仰观天虚,疑是玉龙斗。纷纷鳞甲飞,顷刻遍宇宙”的雪夜,“雪夜拥炉读禁书”亦是人生一乐。

林语堂说过:“在风雪之夜,靠炉围坐,佳茗一壶,淡巴菝一盒,哲学经济诗文,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法(发)之上,然后随意所之,取而读之,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。”文字在跳跃着行走,一半欢欣,一半伤感,能让一些东西沉睡,也必然会唤醒一些东西。“己心妩媚,则世间妩媚,活的是心态。吾意潇洒,人生潇洒,得之乃意境。”接受文字里的精神,自由是自己的灵魂。

“世界上最美的东西,是天上的星光和人心最深处的真实。”回归真实的内心,有着令人震撼的力量!“真士读书不嫌贫家。游者登山,不嫌艰道。赏雪不嫌危桥,看花不嫌劣酒”。在寒冬腊月里,读书人也有生活的情趣:“寒夜读书忘却眠,锦衾香尽炉无烟。美人含羞夺灯去,问郎知是几更天?”读书时有红袖添香,又有佳人关爱,此等福分,非一般人可享。

## 雪夜拥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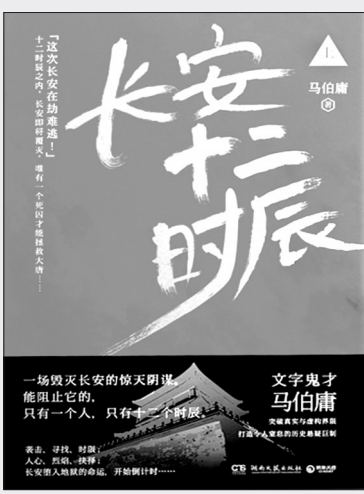
◆ 任崇喜

雪如尘。千峰笋石千株玉,万树松萝万朵云”别有一番滋味。张打油的“天下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;黑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”,一不小心开了“打油诗”的先河。

读书人看重读书环境。明代吴从先说,“读书宜趣,其快有五”:无剥啄之惊,可远眺,无湿气浸床,木末竹颠(即树梢竹顶)与鸟交语,云霞宿高檐。这样的读书法,有做作的成分。翁森曾作《四时读书乐》说,“木落水尽千崖枯,迥然吾亦见真吾。坐对韦编灯动壁,高歌夜半雪压庐。地炉鼎烹烹活火,一清足称读书者。读书之乐何处寻?数点梅花天地心”。雪夜,窗外刺骨的寒气弥散开来,屋内温暖如春。没有“寸积篝炉炭,铕称布被缩”的文人的凄苦叹息,斗室之中,因一炉炭火,立刻蓬荜生辉起来,读书有了异样的情趣。冬日里,一切都渐渐归于沉静,能看到点点红梅,生活该是多么诗意?

雪夜拥炉,是文人红袖添香、挑灯夜谈之外的人生

## 连 载



一场惊天动地的长安十二时辰,只有一个人,只有一个时辰。

敌人在二十六弹指之内,这在京城诸卫中算是卓越的成绩。可突厥人太凶悍了,居然一个活口都没留下,这可不是上头想要的结果。

崔器带着怒气在过道上踱步,眼神扫过那些尸体,手指不自觉地攥紧刀柄又松开。忽然他愣了一下,旋即快走两步,前方正是崔六郎的尸体。

他双目圆睁,脖颈处有明显的指痕,不用作伪检查也知道他是被掐死的。

“阿兄!”

崔器悲愤地一声虎吼,单腿跪在地板上,想要俯身去抱住死者。两人眉目相对,正是同胞兄弟,只可惜其中一个已不可能睁开眼睛了。

“如果我能再早下令三个弹指……如果我亲自来去破门……”悔意如同蚂蚁一样啃噬着崔器的脸,他的手指猛烈颤抖着,几乎握不住阿兄的手。

一个旅贡军的士兵跑过来,看到长官这副模样,不太敢靠近崔器偏过头去,用眼神问他什么事。士兵连忙立正:“刚才清

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,无比流畅,仿佛已经排练过无数次。距离他们最近的几个突厥人吼叫着扑过来,突然又一头摔倒在地,发出痛苦的惨叫声。三具长弓在客栈远处发射,二尺长的铁箭准确地穿过货栈的狭小窗口,刺穿了他们的大腿。

这一轮攻势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时间。更多的士兵手端弩箭冲进货栈,边前进边高举大喊:“伏低!伏低不杀!”

可是突厥人仿佛没听懂似的,前仆后继地从货架的角落扑出来。他们高呼着可汗的名字,赤手空拳冲过来。对于旅贡军的士兵来说,这些人根本就是活靶子,一时间,货栈里充斥着金属撞入肉体的闷响声和人的惨叫声。

士兵们并不急于推进,他们三人一组,互相掩护着缓缓前移。突厥人只要稍有现身,立刻就会被数把弩箭射中。

士兵们得到的指示是,要尽量留活口,所以尽量瞄准非要害部位。可是这些绝望的草原狼崽不畏死,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设法反击。数名士兵因为无法痛下

杀手,一时犹豫,反遭偷袭而受伤乃至阵亡。即使无力反击,那些突厥人也会立刻自杀,绝无犹豫。

很快屋内恢复了安静,只剩下横七竖八的尸体躺在过道和木架之间。在付出了三名士兵战死的代价后,旅贡军终于控制了整个货栈。

士兵们没有放松警惕,谨慎地一个货架一个货架地搜过去。突然,一个原本躺倒在地的突厥人一跃而起,扑向距离最近的一名士兵。那士兵猝不及防,被他拦腰抱住,两人纠缠在一起。突厥人张开大嘴,去咬士兵的鼻子,可他的动作猛然一僵,旋即扑倒在地,脑后勺上赫然插着一根青筋。

“笨蛋!我怎么教你的!”

崔器一把夺下那士兵的手弩,抬手就是一耳光。他黝黑的脸膛仿佛涂了一层铅灰色,暗淡无光。

破门只花了十个弹指,全天